

百合文丛

诗 人 美 文 系

宣 儿 著

别 为 我 哭 泣



湖南文艺出版社

百合文丛

女 诗 人 美 文 系 列

宣 儿 著

别为我哭泣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别为我哭泣

宣儿 著

责任编辑：龚湘海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字数：141,000 印数：1—6,000

简易精装： $\frac{\text{ISBN } 7-5404-1812-5}{1 \cdot 1453}$ 定价：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岁月燃掉几层皮
火焰拥有烈日的光芒
月亮在河流深处眼睛
撕裂水取阳光

我们像鸟一样飞翔
波浪中穿越海洋
看见鲸鱼在路，行走
幸福自然快乐

目 录

-
- 1 岁月啊，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
 - 7 好女孩像花一样美
 - 12 别了，一九九六
 - 20 伤心日记
 - 25 此情可待
 - 34 我和我的《随风飘逝》
 - 43 一九七六年
 - 54 在追逐生命的照相簿里
 - 64 紧密相连

- 75 航行
82 为艺术，为爱情
89 鲜花盛开
97 永不磨灭
105 爱如潮水
117 像丹顶鹤那样飞翔
125 长满榆树的夏天
132 船歌
143 没有人和我一起走
153 什么时候能够再见
162 爱人在远处的瓶子里
172 回忆吧，夜晚的火焰
182 掠过天空
193 忧伤之树
202 发生的事情
212 别为我哭泣

岁月啊，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

那些日子里，我一直在听一首歌，是毛阿敏演唱《三国演义》中的插曲，我觉得那是毛阿敏唱得最好的歌。真是动人。

我有些会唱歌了，也是从这首歌开始的。每天早上醒来，都打开录音机，听那久远的英雄被吟唱与凭吊的声音，内心里滋长着无形的力量。在男人的豪壮与搏杀中，体会到夺取胜利的艰难和站在巅峰上是怎样的不胜凄寒。忍耐，长久的忍耐。

一个人给我鼓励，那天午后，我就是伴随着这首歌走在斯大林大街上。我的黄色的短发在五月春风中发出一种闪亮的光芒。太阳的影子以及白杨树上的鸟儿，还有榆树叶。那人说，经历风雨，才能看见彩虹。承受，你要学会承受。我在那些日子里，心情非常沉郁，身体明显消瘦下去。我想，也许，路只走到这里，就到达了终点。太短暂的旅程，心不甘。

那些愿望还没有完成。

等待的时候，重新拣拾旧梦，带着心爱的人啊，踏上那条路，他优美的面容与生长的荆棘缠绕在一起。

我去了那座楼里，乘电梯，然后我看见了那些人，他们假装正经的仁慈我一眼就看穿了，伪装的人，卑劣的人，聪明用在了另外的地方，人本身就毫无价值。

我站在高高的那座楼房铝合金窗前，俯视整个城市，其实它真的太小了，这个城市我从未把它当作家园，何况这个楼与这楼里的一切。我是个过客，浮云如梦，掠过人群，不着痕迹。

我开始懂得人骨子里的坏是什么，懂得生活是什么。

爱情在此刻变得多么弱小，如风中芦苇。投身与经历过这样背景里的女人，她还能不能够去过一种正常的生活。她以不战而战，以无言而言说一切。她是个不用武器的战士，她的武器就是她自己和她的心灵。心灵破碎的声音是被人以极其残忍的手腕撕裂的，她在这无以倾述和无处伸冤的沉默中等待碎裂。

那些名字和面容就是在这样的碎裂声到来之前，缓慢而清晰地漫过她的心口。曾经多么熟悉的人们，他们现在何方，是否怀念那些往日的时光，如今生命已驶离了那个从前的航道，他们是否依然热爱她，一如既往。

那个声音终于传来了，在一个寂静的夜晚，那个人住在大海边，他的亲人为他安排了最好的宾馆，他们要在晚上请他去最豪华的夜总会玩，但是，他谢绝了这一切邀请，他说，他只有一个请求，给他一台电话和一个独立的房间，于是，那

些人全部离开了，于是，他拨通了远方的那个城市的那台电话。

铃声清脆悦耳，她拿起话筒，传来他的声音。他说从前的日子多么遥远又多么清晰，十年了，小女孩，你过得好不好？他说，就在今夜这个星光灿烂的时刻，他依然怀念从前，怀念她。她是他永远的梦想，她使他放弃了优越的物质生活和一次次商海大潮的侵袭与诱惑。他说他在今天依然坚持理想主义，这一切都是由于她，她留给他的回忆是终生的。她就是一个梦啊！他说，你是个最优秀的女性，在各方面。她说，那是因为你的想象，你并未有看到我身上的弱点与毛病，还有很多时候是粗暴的脾气，你的想象淹没了真正的现实，我并未有像你说的那么好。他说他们分手后，他再没有过一个其他女人，除了他后来娶的那个妻子。现在，她妻子为他刚刚生了一个小女孩。他在海边，他给她打电话。她让他快些回到他妻子身边去，不要到她这个城市来看她。她说，如果可能，他们相约去一次西藏，他答应了她这个要求。他回忆从前，他说，那时候，他就在那个海岛上等她，他说，他去那个岛的所有理由都是为了她，为了等她。然而，她没有选择海岛，她选择了自己。他在十年后的今天与她在电话里共同回忆那一切。他说，他那时已经有了很宏大的设想，但是他需要她的帮助，需要她在他身边。他说，如果他们当时共同去开创那一切，今天会是另一番前景。他说那些当年与他一起奔赴海岛的开拓者们，今天都有了一个很不错的前途，他们拥有自己的产业与豪华汽车。她在电话里听着他说，心里忽然感到或许今天的这一切都是一种命运的必然。海岛依旧

离她很遥远，他也很遥远。他也是她那时的一个梦想。她在那个冬天经历了一场非常罕见的暴风雨，每天都去有着白桦树的林中小路上散步，她坐在结冰的湖水前，默默背诵海子的诗歌。太阳在她脚下升起，皑皑白雪像她纯洁闪亮的肌肤。那双眼睛啊，只有二十四岁的春夏秋冬，风霜雪雨。太白太白，只有一种颜色在她美丽的心上，没有任何杂质。鲜花真鲜啊。他住在非常遥远的海岛上，每天吃方便面，在下雨的午后，奔跑在椰林中，等待她的信像鸟一样飞到他手上。风吹落了他的帽子。今天，他说，是因为那时候太不成熟，所以，失去了一切。她说，不。其实他们什么也没有失去，她已经拥有了太多，她很幸福。

那个曾经在她的身体里生长的亲爱的小孩，他长了那么久那么久，终于在晨钟敲响的那个古老日子到来的时候，她感受到了一阵撕裂的疼痛，从心里往外喷涌出的血液，在夕阳漫染天边的黄昏，她死去了。她成了一枚投入于阳光中的太阳。她不是月亮，也不是影子。

现在，她才知道原来太阳也有阴影。她知道她用自己的努力与奋斗争取的那枚桂冠，也就是恩格斯用美丽抒情文字叙述的关于寻找圣杯的经历。一个青年男子汉成长起来了。一个女人的生命和她的故事。碎裂，开放，水流出瓶子。木桶破开，花朵长出果实，孕育新的种子。

她在等待这场煎熬的结束。忍耐的能力或许在女人身上体现得更到达极致。她相信自己。她能够坚持。只有坚持，是她如今唯一要做的事情。

那天早晨，她醒来，她知道她该做什么了。她又坐在了

那张老旧的破桌子前，打开那一页页细格纸，开始了新的旅程与跋涉。外面阳光温暖地照在玻璃窗上，她让心口开放花朵，美丽，忧伤。

然后，她听见了毛阿敏的歌声从高远的天空飘泻下来，如泣如诉。歌声像眼泪汇成河流。女人为男人的英雄伟业歌唱。她用心灵与感情。多么渴望男人也像这些深情的女人一样，拿出他们十分之一的柔情为女人敞开一道门，打开一扇窗，而不是封杀与毁灭。好男人啊，你们在哪里？

大江东去，千古风流人物。

那首歌真好！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低沉晦暗的日子里，独自坐在窗前倾听和诵唱：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淹没了黄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兴亡谁人定啊，盛衰岂无凭。一页风云散啊，变幻了时空。长江有意化作泪，长江有情起歌声。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做英雄必有苦难，苦难中自成风流。

那个纯洁善良美丽温存的女孩儿呀，她的眼睛里已经增长了另一种东西。面对残酷，她懂得了生活，她用自己的生命印证了一个存在的道理。道理本来不该让她这样去获得。生命的无奈与弱小，花朵开放的瞬间，哪里有雨露阳光？

她开始喜欢穿黑色衣裙，她不愿意再留长头发。她喜欢九月，她再不是五月的鲜花。是谁摧毁了她曾经心里生长的绿色。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美

的，善的，好的，纯洁的，她的被摧残的事实，血淋淋地让她看到了刀光剑影中的搏杀。她如今已经不想死了，她只等待生命安排的那个最终结局。有一天，上帝终会怜惜她的苦难，带她回家，她才能够结束。而结束才是真正的开始。

现在，她活着并且回忆，用血，用泪，用残余的全部生命和并不长久的存在。

好女孩像花一样美

很多年以后，我终于去了那个海岛。

培说，他那时就奔跑在茂密的椰林中，等待我。

而我不知道他是在等待。我那时迷离恍惚，心有所悟，又很难清醒，隐隐约约有时知道一点他的心思，有些飘忽不定的感觉。

现在，我去海岛，是因为很轻松的理由，几个朋友相约，去那里过春节，我便踏上旅途，人成了旅人，心还是沉重的。在路上，看不到身边的人，他们全是影子。坐在飞机上，我想，是否有一种什么东西在我的心里已经死去。

到达那个美丽的小岛，已经是夜晚。天下着细细小雨，冬天的南方，就像北方的秋天一样，依旧是绿的树和开放的鲜花。我们乘坐一辆子弹头牌汽车奔赴最好的宾馆。

那天是大年三十，在那个宾馆的歌厅里，我唱了一首歌《哭砂》，然后就一个人跑到外面站在椰树下，看海去了。

我想念着培。培十年前就在这个海滩上学会了游水，而我没有在他身边。我只在寄给他的信上，告诉他我的思念，告诉他往前走，往前走，回头时，沙滩上有一顶红色阳伞。那时候已经从冬天到了夏天，我总是一个人坐在屋子里，我的长发飘荡在胸前，录音机里播放着那只曲子，我用它写过一首诗叫《心灵之约》，发在《中国作家》上，许多人说，这诗不是写出来的。我知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他不知道这只曲子，他也看不见我，他住在遥远的大海边，他穿着一条破牛仔裤，站在船上，他的眼睛里是一抹绝望与挣扎的光芒。那是他寄给我的照片，在他上岛以后，照片背后写着日期。后来他出了一本书，就用了也是在船上拍的另一张照片，他说他送我的照片他不会放在书里，它们只属于我。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带音乐的心形盒子，珍藏着他的每一缕微笑和每一道伤口。我能够看见他，不是用眼睛。谁都知道，我在想你。那首《哭砂》的歌儿就是这么唱的。二十四岁的时候，我就是唱那首歌的美丽女孩，但我不是用我的声音和嗓子在唱。及至今天我真正站在灯火辉煌的舞台上，为我的朋友们演唱这首歌时，他们依然说，只有你不是在唱歌，你的歌让我们听到了另一种东西。

好女孩，他总是这样叫我。至今，也是如此。

而我今天明白，好女孩在男人的胸前，会长成花朵。拒绝凋零，也就是拒绝成长。它是否会永远芬芳，爱与哀愁，谁能知道。一条路又长又远，好女孩你将多么忧伤，明亮的眼睛里滴落着泪水。女人说，你活该，谁让你爱；你情愿伤心，你是个离不开男人的女人，你真的太软弱了。这样的厉害女

人我见过许多，我不说她们的主义，但是，她们有时候真心劝我，也心疼地爱我。我的脚总不知道真正到达哪里才是岸，或许，终生也没有岸。我只能去走更远的路，坚守，而不是斗争。我不喜欢斗争，斗争丧失美丽，而我喜欢花朵。

我明白一种事物的发展规律，总是先有矛盾，然后有斗争，斗争之后寻求发展。但其实我想斗争之后的发展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发展。经过斗争人变得圆滑与成熟，成熟会教会人许多机智与机巧的东西，有人将这些从斗争中体会到的智慧用于维护自身利益及保护个人的生存上，其实，也就是机关算尽，最后并达不到你原来所希望的那个结果。事与愿违，大概也是如此。我说花朵美丽，也是想做个好女人，拥有幸福也承受凄冷与悲伤。

在那个海岛上，我们拍了许多照片。海风，沙滩，棕榈树和椰林，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鲜花，四季盛开。有一个男人他来自北京，和他的妻子一起参加了我们的旅程，那男人是个非常神秘的人物，他的身份我要在这些文字里保守秘密，他当时并未有此要求，但我想我应该这样做，这不仅仅是为着政治上的需要。他很忙，只有在春节这几天才放假，他妻子是个漂亮的女演员，演过一部戏曾经很不错。我们一起乘坐那辆子弹头牌汽车，奔驰在岛上，看海，洗温泉。那一晚真是美好极了，我们在兴龙玩得特别开心。后来我们还去了椰林寨，坐很长时间的汽车。那天那个男人的妻子因为太累没有与我们同去。在椰林寨我看见了古老纯朴的岛上人家是怎样生生不息一代代的在这里开拓边疆。美丽的自然风光，善良的老人，那些绿色的植物我总是记不住它们的名字。我们

在树上挂了一盘鞭炮，燃放礼花。男人们像孩子一样勇敢，女孩子的头上落满了纸屑，红红的炸碎之后的花瓣，它们总使我想到女人。完好如初与撕裂，击穿，进入，然后就像那些被燃放的爆竹。男孩子喜欢点燃那个长长的细小白绳，看火焰蔓延，直到与火药接触，嗤嗤地发出声响，最后终于炸裂，炸裂之后是碎屑。女孩子喜欢点火时的勇敢，喜欢炸裂后传来巨响时的欣快。女孩子总是怕，捂起耳朵，躲在男人背后，既激动地等待着那一阵响声，又怕被震颤的耳朵承受不住剧烈的击打。

男人的妻子告诉我，其实男人很脆弱，她说你别看他外表一副铜墙铁壁，其实他很爱哭，他小时候常常与他姐姐打架，他姐姐那时有一辆自行车，不借给他骑，他就趁他姐姐不在的时候，将自行车的轮子给拆卸下来。她说，后来他姐姐去了法国，在北京机场送行时，他哇哇地放声大哭。在行驶的汽车里，我还知道了他的妻子是从唐山大地震中逃出来的幸存孤儿，我才明白和理解他一路上对妻子的呵护与体贴。怜香惜玉的男人都是非常英武的男人，同时又是柔情似水的男人。

花朵美丽并不仅仅是花朵，还有阳光，雨露的爱护，除非你不做花朵。

我在一天午后去了培当年打工的地方。那天下着小雨，我站在那座小灰楼前默默低下头。我知道这里铭刻着培的一段很特殊的情感，不是因为这座楼也不是因为这个岛，而是，他当时在这个岛上存留下的英气与飘不走的一缕幽魂。

到今天，我还是坚持我那时的主张，选择自己和土地，而

不是选择对方。爱是一个遥远又深刻的理想，并不仅仅是相互存在的愿望。为了永久的拥有，我们必要分手，培当时懂，我不懂；现在我懂，而培开始惋惜，他说他那时不成熟，我说其实这才是我们的命运，可能这样更好。

我们离开岛上的时候，我听见了崔健几年前演唱的一首歌《一无所有》，在飞机上，在我的耳朵里。歌儿里说：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

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里发生的所有飘荡着激情的故事，还在多少人的心上存留？那些走进故事里的人与事，是否已被这个物欲日益膨胀的经济社会一点点地淹没与封杀。理性与怀疑，所有这些随之而产生的关于它们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人就是这样轮回的，就像四季，就像冬天与夏天的阳光，树总会绿，绿的颜色已不一样，故事总要讲下去，可是故事里的人与事已经不一样了。

今天谁再说好女孩像一朵花，准有一大批女人冲上来指着你的鼻子骂你是个傻×。这个词真不文雅，可总有女人这样装扮自己，就像这个时代人们把金钱看作万能的一样。

在这样的时代里，做一朵鲜花该是多么忧伤，忧伤又无奈的开放与衰落。

文字只是洗去忧伤的一滴更加苦涩的眼泪。不落泪的女人真好，她们不说爱情，只说自己如何如何地体验了什么什么，也可能很幸福吧。